

阅读是一场盛大的抵达

杨鹏程

2025 年清明假期,我跟妻子说:“咱们去延安吧!”妻子问:“是要祭奠你的人生导师路遥吗?”

从我居住的城市到延安路遥墓的距离是 425 公里,这条路我至今没有完整走过。

作家和他的读者,是一场双向奔赴,而阅读,就是一场盛大的抵达。

阅读的本质是灵魂的摆渡。1999 年一个深秋的夜晚,被窝里,手电筒的灯光照亮了《平凡的世界》,也照亮了穷乡僻壤里一个年轻人的心。

“走出去!一定要走出去,去山的那一边,看看广阔的世界!”这是 15 岁的我说给自己的最豪气干云的话。那一刻,小说里,在漆黑的矿坑中,用头灯阅读《红与黑》的主人公孙少平,与现实中,我这个乡村少年翻动书页的姿态重叠了。我和他越过时空,共同触摸到文学最伟大的魔力——让孤独者看见同类,让困顿者看到希望,让理想者结成同伴!

阅读撑起了我理想的穹顶。我要感谢小说里的少平哥,更要感谢创造他的路遥先生。如今的阅读语境早已不同,但我相信,路遥用笔构筑的理想主义的精神灯塔不会熄灭,因为人类对知识、对爱情、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永不会休止!

阅读还是一次次文明的接力。记得语文课上,启蒙恩师耿春珍老师用她甜美温柔的声音,朗读巍巍笔下的蔡云芝先生:“她教我们读诗,像唱歌一样。”讲台下的我,在“春风化雨”四个字下,画了一道鲜红的波浪线——彼时尚未知晓,这颗种子会在 30 年后的课堂上,随着我讲解同一篇课文的声音悄然发芽。当我把耿老师教的歌曲《雨花石》唱给我的学生时,他们黑亮的眼眸里,闪现出和我当年一样渴望的光。此刻,远山如黛,星河低垂,我突然懂得,所谓抵达,不过是让某个瞬间的月光,借着阅读的精神力量,穿越时空,照亮了另一个生命。

阅读更是精神的共鸣,生命的重塑。犹记高中时,语文老师李晓东先生从他书架上取《傅雷家书》给我。我读到“辛苦恣睢”,不明其旨。20 年后,已为人父、为人师的我带着学生共读《傅雷家书》时,学生热泪盈眶的模样,让我几度哽咽难言。我们一起体察到文字背后,父母之爱的深沉,教育的闭环在那一刻完成。“杨老师,孩子回来执意要给我洗脚,从那以后,再没有顶撞过我!”这是家长的留言,这不也是少年认知与情感的重构么?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说:“多少人通过读一本书,为人生翻开了新篇章。”诚如斯言,我们的人生因阅读而改变。

此刻,书桌上,是最新版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封面上,双水村的枣树正在抽出新芽。路遥笔下所有未竟的故事,都化作此刻朦胧的月光。我终于明白:真正的抵达从不需要地理意义上的完满,那些被文字焐热的灵魂,早就在书页翻动的簌簌声里,完成了千万次的重逢。



童年的读书时光

裴小军

小时候,我家租住在原平市轩岗矿区的一个农家院子里,东南角的小屋,便是我童年的“大宅门”。

我没有上过幼儿园,我的读书启蒙老师就是我的父亲。父亲从部队退伍后分配到煤矿工作,他说自己的文化相当于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。但对于幼年的我来说,父亲就是我崇拜的文化人了。

每当父亲下班回家,暮色中,小屋那盏朦胧的灯便点亮了。灯泡被一根暗红色花线高高悬在屋子中央,为了聚光,父亲在灯泡上用硬纸片围了一个灯罩,几平方米的大炕就成了我读书认字的起锚之地。

启蒙书籍是父亲从煤矿图书馆借来的小人书。小小的书本,每一页都有生动的图画和凝练的文字。晚饭后,我和父亲伏在炕上,头顶上是那盏昏黄而温暖的电灯。爸爸操着铿锵的方言,一边读着文字,一边给我讲解,有时候,他还让我跟读,一个充满想象的快乐的世界便在我们面前打开了。

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些书名,比如《林海雪原》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《罗盛教》《南征北战》等等。昏黄的灯光下,我津津有味地听着,时

不时提出一些童稚的问题,父亲总是笑呵呵地给我解答。母亲照例忙着洗锅刷碗,忙完后便坐在炕沿边做针线活,不时抬头望向我们。

周边邻居家的伙伴们,因为这些小人书也成了我家的常客。尽管我们都只能看懂图画,但总乐在其中,无比着迷。

后来,我上了小学,不用爸爸给我读小人书了。夏秋之际,我喜欢沿着院子后面蜿蜒的土路,走到广阔的黄土高坡上安静地看书,或者放声朗读。坡上是参差不齐的田地,有绿油油的玉米地、有火红的高粱地、有黄澄澄的谷子地、有金灿灿的胡麻地,在大自然静谧的世界里,我享受着独自读书的快乐。

每当深秋时节,遥远的高坡上,成片成片的沙棘成熟了,满坡的金黄,美不可言。日暮黄昏,沐着夕阳的余晖,我们从层层叠叠的高坡上向家的方向眺望,依稀看到村庄里升起袅袅的炊烟,悠然飘向空中,仿佛是母亲呼唤我们回家吃饭特意发出的信号。

此时,我们便会合上书,一窝蜂地打闹着,嬉笑着,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,朝着炊烟的方向,飞奔回家。

适我所愿的邂逅

闫俊凤

有一天,你读一本书,看到那书里的文字,觉得熟悉,觉得珍贵。你舍不得把它读完,读过了也会回过头反复看。或者任意翻开,从任何一段都能开始读,都能沉入,都能心情平静。这样的遇见是难得的。

遇到喜欢的书就像遇到喜欢的人一样。翻山越岭,穿越千山万水,原来你也在这里。如《诗经》所言:“邂逅相遇,适我愿兮。”

这样的遇见是积聚了很多的缘分的。如《夏摩山谷》里,仁美对如真所说的一样:“我们的相逢,需要彼此做好各种准备。”与一本书、一位作家的相遇,也是需要做好各种准备的。比如你得有了经历、感受,或是遇到了困惑,一直在找寻一个出口。恰好这本书、这位作家能给你答案,或者能让你知道,他也面临同样的困惑,也在寻求一种解释,你不是孤单的。这样,你们是一起成长的。

起初的阅读该是多而杂的,但随着成长中遇到的困惑越来越多,我们的阅读就该是要解决问题的,就像生病了找药一样。而每个人生阶段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同的,你会选择不同类型、不同作家的书去看,这样你的阅读就有了选择性。毕竟书太多,而时间太少了。

那些经典的作品是能让人反复读的。那些古代的经典著作,是经过时间检验的,给人以智慧的。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乐》《春秋》,哪一部不是涵盖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的经典作品?其他的古代笔记散文之类说到的问题和困惑,我们现在也会遇到。柳宗元的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、苏轼的《赤壁赋》、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,现在来读,觉得是在说我们的心情。

王朔说读古代的书:“觉得就像几千年前和我们差不多的一群朋友,面临同样的困惑和过不去,凑在一起聊聊,看谁能把不明白聊得明白一点。过去看两行就睡着了,是不知道人家说什么,跟人家没在一个地方。现在一翻开,满纸大白话,就会心一笑了。”

他说得对。我们总会遇到困惑,看似每个人都不一样,但有些又是共同的困惑,比如情爱、生死、求而不得,古今一也。面对同样的困惑,也许到最后都聊不明白,那也没关系。这个过程已经足够了。

读书其实也是在找人聊天。平日里每个人都忙碌,很少有时间能几个人凑在一起聊聊。读书就方便了很多。可以随时翻看,从任意一段喜欢的开始。

好书如湖,可以映照自己。愿我们山水相逢,能平静欢喜。

享受阅读 重温经典

聚焦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

矿灯与书页的私语

赵冉

父亲的头灯在黢黑的矿洞里熄灭时,我正躲在锅炉房后的煤堆旁读《海底两万里》。泛潮的书页沾着煤灰,尼摩船长的潜艇正在地心潜行。那年我 12 岁,矿务局子弟小学的图书馆只有三排缺腿书架,管理员王婶总把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锁在铁皮柜里。

我的第一本藏书是废品站淘来的《水浒传》。上卷封皮糊着 1987 年的生产报表,武松打虎那页被撕去烧了蜂窝煤。每天放学后,我蹲在矿车轨道旁的石墩上读,内燃机车的轰鸣声盖过了鲁智深的禅杖响。直到有

天读到“林冲雪夜上梁山”,突然发现书页里的雪屑原是父亲工装抖落的盐晶。

初三那年,偷翻父亲藏在工具箱底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。黄蓉在桃花岛摆的八卦阵,竟与矿区安全通道图惊人地相似。书里夹着张泛黄的瓦斯检测单,背面是父亲年轻时抄的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”。

高考前,母亲用挂历纸给我的复习资料包上书皮。某个凌晨背历史年表,突然发现台灯底座压着张 1992 年的下井记录——父亲的名字后面跟着串阿拉伯数字,像列开往地心的火车。

去年清明回老矿区,职工书屋已成废墟。夕阳把矸石山染成《红楼梦》里的胭脂色,远处新修的儿童图书馆正在搬运书柜,玻璃幕墙映出我怀中婴儿熟睡的脸——他的睫毛沾着煤灰,像极了当年书页里惊鸿一瞥的蝴蝶标本。

